





論衡卷第十三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效力篇

別通篇

超倚篇

效力篇

程才量知之篇徒言知學未言才力也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為力而儒生以學問為力或問揚子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荅曰



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爲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䟽通故博達䟽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問曰說一經之儒可謂有力者曰非有力者也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能不答少都更曰言之尚少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

太守怒曰親吏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章句非才知百萬人乎太守無以應夫少都之言實也然猶未也何則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爲博殷周以前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周監二代漢監周秦周秦以來儒生不知漢欲觀覽儒生無力使儒生博觀覽則爲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萬人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獨已重矣志所欲至獨已遠矣身載重任至於終死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於仁而儒生載於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儒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者草木暢茂一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田人知出穀多者地力盛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實矣夫文儒之力過於儒生况文吏乎能舉賢薦士

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上書日記也能上書日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諸生也賢達用文則是矣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爲也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辨雨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故一有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稱力者常日字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楊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脉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漏



曾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脉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  
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  
下精思不任絕脉氣滅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  
於塗矣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什  
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  
思不相及也勉自什伯萬中嘔血失寃狂亂遂至氣  
絕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力尤  
難況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江河之水  
馳涌滑漏席地長遠無枯竭之流本源盛矣知江河

之流遠地中之源盛不知萬牒之人曾中之才茂有一  
無迷惑者也故望見驥足不異於衆馬之蹄躡平陸  
而馳騁千里之跡斯須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也  
稱驥之足不薦文人之手不知類也夫能論筋力以  
見比類者則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庭故夫文力之  
人助有力之將乃能以力爲功有力無助以力爲禍  
何以驗之長巨之物彊力之人乃能舉之重任之車  
彊力之牛乃能輓之是任車上阪彊牛引前力人推  
後乃能升踰如牛羸人罷任車退却懷墮坑谷有破



覆之敗矣文儒懷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其難推引  
非徒任車之重也薦致之者罷羸無力遂却退竄於  
巖穴矣河發崑崙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  
下益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岸狹  
地仰溝洫決泆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於此文  
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於衡門  
之下固安得升陟聖主之庭論說政事之務乎火之  
光也不舉不明有人於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重  
不能自稱須人乃舉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竄於

間巷之深何時得達暴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千  
鈞手能決角伸鉤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能滿胷之  
人宜在王闕頂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  
自進進之又不能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知  
大位地難適也小石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  
之間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於大石沙土不覆山不  
能持處危峭之際則必崩墜於坑谷之間矣大智之  
重遭小才之將無左右沙土之助雖在顯位將不能  
持則有大石崩墜之難也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



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歸由斯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不明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類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彊矣吳不能用于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

時或恚怒斧斲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淵中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嚙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後一易行也觀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可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并於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不欲為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埴重一



人之跡不能蹈也。磻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勁彊之優，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遊也。干將之刃，人不推頓，茨瓠不能傷篠箠之箭，機不能動，發魯縞不能穿，非無干將篠箠之才也。無推頓，發動之主，茨瓠魯縞不穿，傷焉。望斬旗穿革之功乎？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彊弩，弩力五石引以三十筋，絕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彊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知不能用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不曰才大，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絕不

抗自銜者，賈賤不讎。案諸為人用之物，須人用之功。力乃立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鋪所以能擻地者，跣蹈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能別其功矣。樊鄴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蕭何，則比蕭何於獵人，同樊鄴於獵犬也。夫蕭何安坐樊鄴，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為力而樊鄴以力為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鄴者，以入



秦收歛文書也衆將拾金何獨掇書坐知秦之形執  
是以能圖其利害衆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  
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  
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  
夫之力也勇猛功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  
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  
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爲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比  
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  
榮也

別通篇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內中所有柙匱所羸縑  
布絲帛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內內中空虛徒四  
壁立故名曰貧夫通人猶富人不通者猶貧人也俱  
以七尺爲形通人胷中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  
一牒之誦貧人之內徒四所壁立也慕料貧富不相  
如則夫通與不通不相及也世人慕富不榮通羞貧  
不賤不賢不推類以況之也夫富人可慕者貨財多  
則饒裕故人慕之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



通人積文十篋以上聖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黃帝  
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使人  
通明博見其爲可榮非徒縑布絲綿也蕭何入秦收  
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  
天下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人目不見青黃曰盲  
耳不聞宮商曰聾鼻不知香臭曰癰癰聾與盲不成  
人者也不博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  
猶目盲耳聾鼻癰者也儒生不覽猶爲閉闇况庸人  
無篇章之業不知是非其爲閉闇甚矣此則土木之

人耳目俱足無聞見也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  
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形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  
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  
室觀秘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人之遊也必欲入  
都都多竒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百家之  
言古今行事其爲竒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於都邑  
者心厭觀於大市者意飽况遊於道藝之際哉大川  
旱不枯者多所疏也潢汙兼日不雨泥輒見者無所  
通也是故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



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  
海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大者是謂海小於百川也  
夫海大於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於不通莫之能  
別也潤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  
州鹽井源泉深也人或無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  
鹽井之利乎不與賢聖通業望有高世之名難哉法  
令之家不見行事議罪不可審章句之生不覽古今  
論事不實或以說一經爲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  
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顏淵曰博我以文

才智高者能爲博矣顏淵之曰博者豈徒一經哉我  
不能博五經又不能博衆事守信一學不好廣觀無  
溫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覽之闇其謂一經是者  
其宜也開戶內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窻啓牖以  
助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傳書猶窻牖  
也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窻牖之開日光之照也  
是故日光照室內道術明胷中開戶內光坐高堂之  
上眇升樓臺窺四隣之廷人之所願也閉戶幽坐向  
冥冥之內穿墻穴卧造黃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



心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孝武皇帝時燕  
王旦在明光宮欲入所卧戶三百盡閉使持者二十  
人開戶戶不開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  
死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爲占齊慶封不通  
六國大夫會而賦詩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  
也夫不開通於學者尸尚能行者也亡國之社屋其  
上柴其下者示絕於天地春秋薄社周以爲城夫經  
藝傳書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地也故人之不  
通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疆壯之人死祭

華之物枯東海之中可食之物集糝非一以其大也  
夫水精氣渥盛故其生物也衆多奇異故夫大人之  
曾懷非一才高知大故其於道術無所不包學士同  
門高業之生衆共宗之何則知經指深曉師言多也  
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爲深多也豈徒師門高業  
之生哉甘酒醴不酤飴蜜未爲能知味也耕夫多殖  
嘉穀謂之上農夫其少者謂之下農夫學士之才農  
夫之力一也能多種穀謂之上農能博學問謂之上  
儒是稱牛之服重不譽馬速也譽手毀足孰謂之慧



矣縣道不通於野野路不達於邑騎馬乘舟者必不由也故血脉不通人以甚病夫不通者惡事也故其禍變致不善是故盜賊宿於穢草邪心生於無道無道者無道術也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良是故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亂扁鵲之衆方孰若巧之一伎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官蓋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由此言之道達廣博者孔子之

徒也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廓土牧萬里之外要荒之地褻衣博帶夫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故多聞博識無頑鄙之訾深知道術無淺闇之毀也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列人也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勸者不見言行也古賢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墻壁之畫哉空器在厨金銀塗飾其中無物益於饑人不顧也肴膳甘醢土釜之盛入者鄉之古賢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



也讀觀有益非徒膳食有補也故器空無實饑者不顧胸虛無懷朝廷不御也劔伎之家鬪戰必勝者得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徒曲城越女之功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戰鬪必勝之策也故劔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縣邑之吏召諸治下將相問以政化曉慧之吏陳所聞見將相覺悟得以改政右文聖賢言行竹帛所傳練人之心聰人之知非徒縣邑之吏對向之語也禹益並治

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造然則山海之造見物博也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使禹益行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疑實沉臺台子產博物故能言之龍見絳郊蔡墨曉占故能禦之父兄在千里之外且死遺教戒之書子弟賢者求索觀讀服臆不舍重先敬長謹慎之一有力字也不肖者輕慢佚忽無原察之意古聖先賢遺後人



文字其重非徒父兄之書也或觀讀采取或棄捐不  
錄二者之相高下也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况辯照然  
否者不能別之乎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  
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念  
在經書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其爲百世之聖師  
法祖修蓋不虛矣自孔子以下至漢之際有才能之  
稱者非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不說五經則讀書  
傳書傳文大難以備之卜卦占射凶吉皆文武之道  
昔有商瞿能占爻卦未有東方朔翼少君能達占射

覆道雖小亦聖人之術也曾又不知人生稟五常之  
性好道樂學故辯於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  
卜腹爲飯坑腸爲酒囊是則物也僕蟲三百人爲之  
長天地之性人爲貴貴其識知也今閉閣脂塞無所  
好欲與三百僕蟲何以異而謂之爲長而貴之乎  
諸夏之人所以貴於夷狄者以其通仁義之文知古  
今之學也如徒作其胸中之知以取衣食經歷年月  
白首沒齒終無曉知夷狄之次也觀夫蜘蛛之經絲  
以罔飛蟲也人之用作安能過之任胸中之知舞權



利之詐以取富壽之樂無古今之學蜘蛛之類也含  
血之蟲無餓死之患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也人不通  
者亦能自供仕官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  
夫高子也安能別之隨時積功以命得官不曉古今  
以位爲賢與文之異術安得識別通人俟以不次乎  
將相長吏不得若右扶風蔡伯偕鬱林太守張孟嘗  
東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覽達古今故其敬  
通人也如見大賓燕昭爲鄒衍擁篲彼獨受何性哉  
東成令董仲綬知爲儒臬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

奇律是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圭璧之敬知之  
明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  
潤色自武帝以至今朝數舉賢良令人射策甲乙之  
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丁伯玉策旣中實文說  
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使四者經徒能摘筆徒能  
記疏不見古今之書安能建美善於聖王之庭乎孝  
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  
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  
對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



多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  
政之知貳負難哉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  
定字比夫太史大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  
設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名香文  
美委積不繼大用於世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鄒  
衍之徒孫卿之輩受時王之寵尊顯於世董仲舒雖  
無跽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周監二代漢監周秦然  
則蘭臺之官國所監得失也以心如丸卵爲體內藏  
眸子如豆爲身光明令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  
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委積不繼豈聖國微  
遇之哉殆以書未定而職未畢也

超竒篇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  
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杼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  
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  
學勤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  
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  
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



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  
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說此爲匿生書  
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  
草木不能伐採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  
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曾  
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  
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行傳書之意出膏腴  
之辭非俶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  
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栢君山其

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徃徃而然譬珠  
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  
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  
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  
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  
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竒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  
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緼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  
相料太山之巔帶長狄之項跖不足以喻故夫丘山  
以土石爲體其有銅鐵山之竒也銅鐵旣竒或出金



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竒而又竒矣竒而又竒才相超乘皆有品差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之遠也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衆說論洞溢稱爲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雲唐子高者說書於牘奏之士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

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子問於栢君山以楊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能知神於龜能差衆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爲鴻眇之



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  
而出心以文爲表觀見其文竒偉倣儻可謂得論也  
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有根株於下有榮葉  
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辯說士之榮葉  
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  
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  
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  
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  
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

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竒竒巧俱發  
於心其實一也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術身不得行  
口不能繼表著情心以明已之必能爲之也孔子作  
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  
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  
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叔孫敖決期思令  
君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  
之占也足不彊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  
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



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  
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  
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  
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  
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  
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爲謀集扎爲文情見於辭  
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爲  
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議耕戰之  
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

栢君山易鼂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說  
唐林之直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爲本筆墨之文將而  
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爲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  
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速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  
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  
造習熟者所能爲也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  
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牘哉州郡  
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連事有如唐子  
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



解者哉古昔之遠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難得紀錄且  
近自以會稽言之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爲刺  
史任安舉奏在郡爲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  
無事二將以全長生之身不尊顯非其才知少功力  
薄也二將懷俗人之節不能貴也使遭前世燕昭則  
長生已蒙鄒衍之寵矣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  
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  
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長生之  
才非徒銳於牒牘也作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

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  
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  
儒者也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吳君商末有周長生白  
雉貢於越暢草獻於宛雍州出玉荆楊生金珍物產  
於四遠幽遼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  
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  
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  
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未論列者長生尤



踰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爲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爲  
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長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  
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孟未爲得也長生說文辯之  
伯文人之所共宗獨紀錄之春秋記元於魯之義也  
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後人新造  
密酪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章雖奇論者  
猶謂穉於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爲古今者差  
殺哉優者爲高明者爲上實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  
睹非却前退置於後見是推今進置於古心明知昭

不惑於俗也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  
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爲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  
堅爲尚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魯  
衛之謂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周有郁  
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辯說  
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義廬宅  
始成桑麻纔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菴丘  
蔽野根莖衆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  
衆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



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山之秃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煥炳陰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讀陸賈之書歎稱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今未聞膳無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書每下文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實核著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從發哉飾面者皆欲為好而運目者希文音者皆欲為悲而驚

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群諸賢言之徒言事麤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被濤沙之謫幸矣焉蒙徵拜為郎中之寵乎



五文論衡 卷十四

論衡卷第十四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狀留篇

寒温篇

譴告篇

狀留篇

論賢儒之才既超程矣世人怪其仕宦不進官爵卑細以賢才退在俗吏之後信不怪也夫如是而適足以見賢不肖之分睹高下多少之實也龜生三百歲



三五論衡 卷十四  
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著  
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故生  
遲留曆歲長久故能明審實賢儒之在世也猶靈著  
神龜也計學問之日固已盡年之半矣銳意於道遂  
無貪仕之心及其仕也純特方正無負銳之操故世  
人遲取進難也針錐所穿無不暢達使針錐末方穿  
物無一分之深矣賢儒方節而行無針錐之銳固安  
能自穿取暢達之功乎且驥一日行千里者無所服  
也使服任車輿駑馬同音驥曾以引鹽車矣垂頭落

汗行不能進伯樂顧之王良御之空身輕馳故有千  
里之名今賢儒懷古今之學負荷禮義之重內累於  
胷中之知外劬於禮義之操不敢妄進苟取故有稽  
留之難無伯樂之友不遭王良之將安得馳於清明  
之朝立千里之迹乎且夫含血氣物之生也行則背  
在上而腹在下其病若死則背在下而腹在上何則  
背肉厚而重腹肉薄而輕也賢儒俗吏並在當世有  
似於此將明道行則俗吏載賢儒賢儒乘俗吏將闇  
道廢則俗吏乘賢儒賢儒處下位猶物遇害腹在上



而背在下也且背法天而腹法地生行得其正故腹背得其位病死失其宜故腹反而在背上非唯腹也凡物什僵者足又在上賢儒不遇什廢於世蹠足之吏皆在其上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救昧不給能何見乎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來者居上原汲黯之言察東方朔之語獨以非俗吏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故夫仕宦失地難以觀德得地難以察不肖名生於高官而毀起於卑位卑位固常賢儒之所在也遵禮蹈繩修身守節在下不汲汲

故有沉滯之留沉滯在能自濟故有不拔之扼其積學於身也多故用心也固俗吏無以自修身雖拔進利心搖動則有下道侵漁之操矣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爲軸殷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大暴故爲變怪大器晚成寶貨難售者不崇一朝輒成賈者菜果之物也是故湍瀨之流沙石轉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輕也沙石轉積於大石之上大石沒而不見賢儒俗吏並在世俗有似於此遇



閻長吏轉移俗吏超在賢儒之上賢儒處下受馳走之使至或巖居穴處沒身不見咎在長吏不能知賢而賢者道大力劣不能拔舉之故也夫手指之物器也度力不能舉則不敢動賢儒之道非徒物器之重也是故金鐵在地焱風不能動毛芥在其間飛揚千里夫賢儒所懷其猶水中大石在地金鐵也其進不若俗吏速者長吏力劣不能用也毛芥在鐵石間也一口之氣能吹毛芥非必焱風俗吏之易遷猶毛芥之易吹也故夫轉沙石者湍瀨也飛毛芥者焱風也

活水洋風毛芥不動無道理之將用心暴猥察吏不詳遭以好遷妄授官爵猛水之轉沙石焱風之飛毛芥也是故毛芥因異風而飛沙石遭猛流而轉俗吏遇悖將而遷且圓物投之於地東西南北無之不可策杖叩動纔微輒停方物集地壹投而止及其移徙須人動舉賢儒世之方物也其難轉移者其動須人也鳥輕便於人趨遠人不如鳥然而天地之性人爲貴蝗蟲之飛能至萬里麒麟須獻乃達闕下然而蝗蟲爲災麒麟爲瑞麟有四足尚不能自致人有兩足



安能自達故曰鷲飛輕於鳳皇兔走疾於麒麟龜躍  
躁於靈龜虵騰便於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  
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為國謀因為王輔皆夫沉重難  
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  
陽溫陰寒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怪故夫河冰  
結合非一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須之作干將之劍  
久在鑪炭銛鋒利刃百熟煉厲久銷乃見作留成遲  
故能割斷肉暴長者曰腫泉暴出者曰涌酒暴熟者  
易酸醢暴酸者易臭由此言之賢儒遲留皆有狀故

狀故云何學多道重為身累也草木之生者濕濕者  
重死者枯枯而輕者易舉濕而重者難移也然一有能字  
元氣所在在生不在枯是故車行於陸船行於溝其  
滿而重者行遲空而輕者行疾先王之道載在胃腹  
之內其重不徒船車之任也任重其取進疾速難矣  
竊人之物其得非不速疾也然而非其有得之非已  
之力也世人早得高官非不有光榮也而尸祿素餐  
之謗誼譁甚矣且賢儒之不進將相長吏不開通也  
農夫載穀奔都賈人齎貨赴遠皆欲得其頭也如門



郭閉而不通津梁絕而不過雖有勉力趨時之執奚由早至以得盈利哉長吏妬賢不能容善不被鉗赭之刑幸矣焉敢望官位升舉道理之早成也

### 寒溫篇

說寒溫者曰人君喜則溫怒則寒何則喜怒發於胸中然後行出於外外成賞罰賞罰喜怒之效故寒溫渥盛凋物傷人夫寒溫之代至也在數日之間人君未必有喜怒之氣發胸中然後渥盛於外見外寒溫則知胸中之氣也當人君喜怒之時胸中之氣未必

更寒溫也胸中之氣何以異於境內之氣胸中之氣不爲喜怒變境內寒溫何所生起六國之時秦漢之際諸侯相伐兵革滿道國有相攻之怒將有相勝之志夫有相殺之氣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太平之世唐虞之時政得民安人君常喜絃歌鼓舞比屋而有當時天下未必常溫也豈喜怒之氣爲小發不爲大動邪何其不與行事相中得也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漸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成事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火之在鑪水之



在溝氣之在軀其實一也當人君喜怒之時寒溫之氣閨門宜甚境外宜微今案寒溫外內均等殆非人君喜怒之所致世儒說稱妄處之也王者之變在天下諸侯之變在境內卿大夫之變在其位庶人之變在其家夫家人之能致變則喜怒亦能致氣父子相怒夫妻相督若當怒反喜縱過飾非一室之中宜有寒溫由此言之變非喜怒所生明矣或曰以類相招致也喜者和溫和溫賞賜陽道施予陽氣溫故溫氣應之怒者慍恚慍恚誅殺陰道肅殺陰氣寒故寒氣

應之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其類動相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而去天地之性自然之道也秋冬斷刑小獄微原大辟盛寒寒隨刑至相招審矣夫比寒溫於風雲齊喜怒於龍虎同氣其類動相招致可矣虎嘯之時風從谷中起龍興之時雲起百里內他谷異境無有風雲今寒溫之變並時皆然百里用刑千里皆寒殆非其驗齊魯接境賞罰同時設齊賞魯罰所致宜殊當時可齊國溫魯地寒乎案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



蚩尤之民涸涸紛紛亡秦之路赤衣比肩當時天下  
未必常寒也帝都之市屠殺牛羊日以百數刑人殺  
牲皆有賊心帝都之市氣不能寒或曰人貴於物唯  
人動氣夫用刑者動氣乎用受刑者爲變也如用刑  
者刑人殺禽同一心也如用受刑者人禽皆物也俱  
爲萬物百賤不能當一貴乎或曰唯人君動氣衆庶  
不能夫氣感必須人君世何稱於鄒衍鄒衍匹夫一  
人感氣世又然之刑一人而氣輒寒生一人而氣輒  
溫乎赦令四下萬刑並除當時歲月之氣不溫往年

萬戶失火煙焱參天河決千里四望無垠火與溫氣  
同水與寒氣類失火河決之時不寒不溫然則寒溫  
之至殆非政治所致然而寒溫之至遭與賞罰同時  
變復之家因緣名之矣春溫夏暑秋涼冬寒人君無  
事四時自然夫四時非政所爲而謂寒溫獨應政治  
正月之始正月之後立春之際百刑皆斷圜圉空虛  
然而一寒一溫當其寒也何刑所斷當其溫也何賞  
所施由此言之寒溫天地節氣非人所爲明矣人有  
寒溫之病非操行之所及也遭風逢氣身生寒溫變



操易行寒溫不除夫身近而猶不能變除其疾國邑  
遠矣安能調和其氣人中於寒飲藥行解所苦稍衰  
轉爲溫疾吞發汗之丸而應愈燕有寒谷不生五穀  
鄒衍吹律寒谷可種燕人種黍其中號曰黍穀如審  
有之寒溫之災復以吹律之事調和其氣變政易行  
何能滅除是故寒溫之疾非藥不愈黍谷之氣非律  
不調堯遭洪水使禹治之寒溫與堯之洪水同一實  
也堯不變政易行知夫洪水非政行所致洪水非政  
行所致亦知寒溫非政治所招或難曰洪範庶徵曰

急恒寒若舒恒燠若若順燠溫恒常也人君急則常  
寒順之舒則常溫順之寒溫應急舒謂之非政如何  
夫豈謂急不寒舒不溫哉人君急舒而寒溫遞至偶  
適自然若故相應猶卜之得兆筮之得數也人謂天  
地應令問其實適然夫寒溫之應急舒猶兆數之應  
令問也外若相應其實偶然何以驗之夫天道自然  
自然無爲二令參偶遭適逢會人事始作天氣已有  
故曰道也使應政事是有非自然也易京氏布六十  
四卦於一歲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



升降陽升則溫陰升則寒由此言之寒溫隨卦而至  
不應政治也案易無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百  
災萬變殆同一曲變復之家疑且失實何以爲疑夫  
大人與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洪  
範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  
徙當先天而天不違耳何故復言後天而奉天時乎  
後者天已寒溫於前而人賞罰於後也由此言之人  
言與尚書不合一疑也京氏占寒溫以陰陽升降變  
復之家以刑罰喜怒兩家乖迹二疑也民間占寒溫  
今日寒而明日溫朝有繁霜夕有列光旦雨氣溫且  
暘氣寒夫雨者陰暘者陽也寒者陰而溫者陽也雨  
且暘反寒暘且雨反溫不以類相應三疑也三疑不  
定自然之說亦未立也

### 譴告篇

論災異謂古之人君爲政失道天用災異譴告之也  
災異非一復以寒溫爲之效人君用刑非時則寒施  
賞違節則溫天神譴告人君猶人君責怒臣下也故  
楚嚴王曰天不下災異天其忘子乎災異爲譴告故



嚴王懼而思之也曰此疑也夫國之有災異也猶家人之有變怪也有災異謂天譴人君有變怪天復譴告家人乎家人既明人之身中亦將可以喻身中病猶天有災異也血脉不調人生疾病風氣不和歲生災異災異謂天譴告國政疾病天復譴告人乎釀酒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猶人勺藥失其和也夫政治之有災異也猶烹釀之有惡味也苟謂災異爲天譴告是其烹釀之誤得見譴告也占大以小明物事之喻足以審天

使嚴王知如孔子則其言可信衰世霸者之才猶夫變復之家也言未必信故疑之夫天道自然也無爲如譴告人是有爲非自然也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其實矣且天審能譴告人君宜變易其氣以覺悟之用刑非時刑氣寒而天宜爲溫施賞違節賞氣溫而天宜爲寒變其政而易其氣故君得以覺悟知是非今乃隨寒從溫爲寒爲溫以譴告之意欲令變更之且大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爲歷歷者適也太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使大王不易季名



而復字之季太伯豈覺悟以避之哉今刑賞失法天  
欲改易其政宜爲異氣若太王之易季名今乃重爲  
同氣以譴告之人君何時將能覺悟以見刑賞之誤  
哉鼓瑟者誤於張弦設柱宮商易聲其師知之易其  
弦而復移其柱夫天之見刑賞之誤猶瑟師之睹弦  
柱之非也不更變氣以悟人君反增其氣以渥其惡  
則天無心意苟隨人君爲誤非也紂爲長夜之飲文  
王朝夕曰祀茲酒齊奢於祀晏子祭廟豚不掩俎何  
則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子弟傲慢父兄教以

謹敬吏民橫悖長吏示以和順是故康叔伯禽失子  
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悖三見三笞往見商子商  
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見橋梓心感覺悟以知父子  
之禮周公可隨爲驕商子可順爲慢必須加之捶杖  
教觀於物者異二人之見異以竒自覺悟也夫人君  
之失政猶二子失道也天不告以政道令其覺悟若  
二子觀見橋梓而顧隨刑賞之誤爲寒溫之報此則  
天與人君俱爲非也無相覺悟之感有相隨從之氣  
非皇天之意愛下譴告之宜也凡物能相割截者必



異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氣者也是故離下兌上  
曰革革更也火金殊氣故能相革如俱火而皆金安  
能相成屈原疾楚之梟洿故稱香潔之辭漁父議以  
不隨俗故陳沐浴之言凡相溷者或教之薰隧或令  
之負豕二言之於除梟洿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少  
有以益夫用寒溫非刑賞也能易之乎西門豹急佩  
韋以自寬董安于緩帶絃以自促二賢知佩帶變已  
之物而以攻身之短夫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  
譴告變易反隨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

二賢審也楚莊王好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秦  
繆公好淫樂華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音二姬非兩  
主拂其欲而不順其行皇天非賞罰而順其操而渥  
其氣此蓋皇天之德不若婦人賢也故諫之爲言間  
也持善間惡必謂之一亂周繆王任刑甫刑篇曰報  
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今刑失賞  
寬惡也夫復爲惡以應之此則皇天之操與繆王同  
也故以善駁惡以惡懼善告人之理勸厲爲善之道  
也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放周公勅成王曰毋若殷王



紂母者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母以禁之夫言  
母若孰與言必若哉故母必二辭聖人審之況肯譴  
非爲非順人之過以增其惡哉天人同道大人與天  
合德聖賢以善返惡皇天以惡隨非豈道同之效合  
德之驗哉孝武皇帝好仙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  
僊僊宜讀爲飄飄字有凌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楊子  
雲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爲鬼神力  
乃可成皇帝不覺爲之不止長卿之賦如言仙無實  
效子雲之頌言奢有害孝武豈有僊僊之氣者孝成

豈有不覺之惑哉然即天之不爲他氣以譴告人君  
反順人心以非應之猶二子爲賦頌令兩帝惑而不  
悟也竇嬰灌夫疾時爲邪相與日引繩以糾纏之心  
疾之甚安肯從其欲太伯教吳冠帶孰與隨從其俗  
與之俱僂也故吳之知禮義也太伯改其俗也蘇武  
入匈奴終不左衽趙他入南越箕踞椎髻漢朝稱蘇  
武而毀趙他之性習越土氣畔冠帶之制陸賈說之  
夏服雅禮風告以義趙他覺悟運心嚮內如陸賈復  
夏服夷談從其亂俗安能令之覺悟自變從漢制哉



政教之相違文質之相反政失不相反襲也譴告人君誤不變其失而襲其非欲行譴告之教不從如何管蔡篡畔周公告教之至於再三其所以告教之者豈云當篡畔哉人道善善惡惡施善以賞加惡以罪天道宜然刑賞失實惡也為惡氣以應之惡惡之義安所施哉漢正首匿之罪制亡從之法惡其隨非而與惡人為群黨也如束罪人以詣吏離惡人以異居首匿亡從之法除矣狄牙之調味也酸則沃之以水淡則加之以鹹水火相變易故膳無鹹淡之失也今

刑罰失實不為異氣以變其過而又為寒於寒為溫

於溫

一有寒溫字

此猶憎酸而沃之以鹹惡淡而灌之以

水也由斯言之譴告之言疑乎必信也今爨薪燃釜

火猛則湯熱火微則湯冷夫政猶火寒溫猶熱冷也

顧可言人君為政賞罰失中也逆亂陰陽使氣不和

乃言天為人君為寒為溫以譴告之乎儒者之說又

言人君失政天為異不改災其人民不改乃災其身

也先異後災先教後誅之義也曰此復疑也以夏樹

物物枯不生以秋收穀穀棄不藏夫為政教猶樹物



收穀也顧可言政治失時氣物為災乃言天為異以  
譴告之不改為災以誅伐之乎儒者之說俗人言也  
盛夏陽氣熾烈陰氣干之激射襲裂中殺人物謂天  
罰陰過外一聞若是內實不然夫謂災異為譴告誅  
伐猶為雷殺人罰陰過也非謂之言不然之說也或  
曰谷子雲上書陳言變異明天之譴告不改後將復  
有願貫械待時後竟復然即不為譴告一有復何故  
復有子雲之言故後有以示改也曰夫變異自有占  
候陰陽物氣自有終始履霜以知堅冰必至天之道

也子雲識微知後復然借變復之說以效其言故願  
貫械以待時也猶齊晏子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則知  
地且動也使子雲見鉤星則將復曰天以鉤星譴告  
政治不改將有地動之變矣然則子雲之願貫械待  
時猶子韋之願伏陛下以俟熒惑徙處必然之驗故  
譴告之言信也予之譴告何傷於義損皇天之德使  
自然無為轉為人事故難聽之也稱天之譴告譽天  
之聰察也反以聰察傷損於天德何以知其聾也以  
其聽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也以其視之明也何以知



其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夫言當視聽聰明而道家謂之狂而盲聾今言天之譴告是謂天狂而盲聾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太伯曰天不言殖其道於賢者之心夫大人之德則天德也賢者之言則天言也大人刺而賢者諫是則天譴告也而反歸告於災異故疑之也六經之文聖人之語動言天者欲化無道懼愚者之言非獨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猶以人心非謂上天蒼蒼之體也變復之家見誣言天災異時至則生譴告之言矣驗古以知今天以人受終

于文祖不言受終于天堯之心知天之意也堯授之天亦授之百官臣子皆鄉與舜舜之授禹禹之傳啓皆以人心效天意詩之眷顧洪範之震怒皆以人身效天之意文武之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攝當時豈有上天之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上天之心在聖人之曾及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不信聖人之言反然災異之氣求索上天之意何其遠哉世無聖人安所得聖人之言賢人庶幾之才亦聖人之次也

論衡卷第十四 終



國



